

《人民万岁》导演郝蕴： 让年轻人成为历史文献纪录片的「主角」

■ 本报记者 李霆钧



首次以人民视角深度回顾历史、再现伟人风采的纪录电影《人民万岁》正在全国热映。影片由国家一级导演郝蕴执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王均伟担任编剧撰稿,通过鲜活珍贵的历史画面,展现出时代伟人与老百姓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

“在开国大典当晚,毛主席喊出了‘人民万岁’,影片想要探讨这四个字所包含的哲学理解与深情”。郝蕴介绍说,影片中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是首次公开,与年轻观众一同回望历史,珍惜当下。

如何让年轻人通过一部文献纪录片感悟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郝蕴此次创作的初衷与核心。影片选取了B站UP主视频内容并抓取真实弹幕呈现在大银幕上,同时运用抖音热点话题“命运的齿轮在转动”来串联影片每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主旋律音乐《东方红》也通过喇叭、笛子、钢琴等乐器演奏,实现了文献纪录片的多种创新。

郝蕴表示,“青年视角”可以出现在如此重大题材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中,来表达他们对于毛主席的理解和情感,是《人民万岁》特别大的亮点和惊喜。

多段珍贵历史影像首次“面世”

《人民万岁》片中,展现了毛泽东同志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人民群众热情互动的珍藏时刻。其中既有他在延安时期独坐窗前、挥笔洒墨为百姓回信的镜头;也有1949年后在农田视察,手持麦穗与当地农民讨论农业发展;更有在湖南湘潭的故居屋前,和乡亲们围坐一团相谈甚欢……形象阐释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箴言。

郝蕴表示,有关毛主席的历史影像资料素材量很大,“但大部分影像资料观众都很熟悉了,各种媒体报道也很多,这给素材选择提升了不小的难度。”另外,很多历史影像素材,是当时专职工作人员的日常记录,如今要把这些素材串联起来,讲一个故事,是需要挖掘、寻找讲故事的要素的。

最终,郝蕴在声音方面取得了突破,将毛主席的原话连接影片中每一个故事,并对资料库的声音影像进行重新筛选修复,其中一些资料是首度公开,能带来更多的历史和社会价值。

她介绍,片中至少有四段声音是从未发布过的。比如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尽管声音质量已经受损,郝蕴和导演团队还是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修复,呈现给观众真实、珍贵、震撼的内容。

串联起影片故事和情感的,还有片中的一些细节展示。郝蕴认为,细节是文献纪录片“最要劲、最感人”的部分。例如《人民万岁》选取了郝蕴导演另一部纪录片《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中的一个情节:工作人员整理毛主席住所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小柜子,里面放着一顶军帽、两件衣服、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但毛主席身边的人从未听说过这个柜子。

郝蕴特别感谢了《人民万岁》的编剧撰稿王均伟,“这段是王老师写在撰稿里的,或是在得知毛主席英逝后的某个深夜,一位年近花甲的老父亲亲自把孩子留下的这些衣物,悄悄地整理好,藏在了衣柜深处……他在写的时候眼泪忍不住留下来,我找一些年轻人读撰稿的时候,大家的眼睛也湿润了,我就把这段拿回到《人民万岁》中。”

“青年视角”的历史文献纪录片

电影《人民万岁》中出现了几位年轻博主,他们热心从事包括研读毛主席的故事在内中国历史相关的视频制作和推广。

郝蕴谈到B站UP主“沙盘上的战争”,片中毛主席在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第一次在战场担任指挥员,便不损一兵一卒打了胜仗的内容,就出自这位年轻人。郝蕴说,这位博主的办公室有很多排的书,而且不是野史八卦,全部都是解放军出版社、文献出版社等正版军史、党史书籍。

“我当时非常惊讶,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从正史中挖掘出这么多故事,且每一段故事,都能够有历史文献资料验证其真实性和权威性。”郝蕴谈到,《人民万岁》有两条线,第一条线是王均伟老师写的,主要是写主席和人民的感情,另一条线是导演创作的,希望通过这条线来回应第一条线。但与以往历史文献纪录片不同的是,这条线索的主人公不是历史专家,而是这些当代的年轻人。

影片的配乐也是一大亮点,尤其是《东方红》的变奏乐曲加上歌舞版原典,共有十余处。“任何影片都需要有主题音乐,作为一部记录毛主席的电影,《东方红》是必须要选用的。”

《人民万岁》中,除了出现在片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片尾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外,电影里还出现了喇叭版、笛子版、童声版、钟声版、钢琴版等的《东方红》。郝蕴说,这些变奏版都是95后、00后甚至是一些在校学生创作出来的。

“我看到过一个95后青年演奏家用喇叭吹响了《东方红》,便联系到他录了测试小样放给年轻人听,结果大家非常感兴趣,大家惊讶于这首曲子与喇叭的融合。”最终,笛子版、钢琴版等不同版本的《东方红》,根据其韵律和节奏,分别使用在了片中不同的片段。郝蕴表示,“整部电影,我们都是想突出当下年轻人对于毛主席的理解和情感,这些内容和环节都是有意识设置的。”

连日来,《人民万岁》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宁夏、福建等多地举行点映活动,收获影迷观众的一致好评。郝蕴感慨说,作为纪录片人,不是我们创造了什么,而是当下的年轻人做了什么,被我们捕捉了。“让年轻人成为历史文献纪录片的主角,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次三位年轻的视频博主,他们的“青年视角”可以出现在如此重大题材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中,来表达他们对于毛主席的理解和情感,是《人民万岁》特别大的亮点和惊喜。”

《一闪一闪亮星星》： 90后镜头下的暗恋故事

■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李霆钧

今年的元旦档像是“神仙打架”,既有贺岁片资深导演冯小刚的《非诚勿扰3》,也有时隔20年再度合作的梁朝伟、刘德华主演的《金手指》,还有以90后为主要创作班底的《一闪一闪亮星星》等等……

年轻、热烈、纯粹等等美好的词汇,用在《一闪一闪亮星星》的主创团队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在和他们的对话中,对细节的执著、对暗恋的理解、对影片的热爱渐渐拼出了创作时的状态。从网剧到大银幕作品,对于他们来说是幸运的。他们心怀感激,也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被这份爱情故事感动到”。



左起:章攀、王辰、陈小明



十年搭档路,创作要求新

很难想象,两位90后导演陈小明、章攀已经搭档十年了。他们自己说,“十年间一直在一起工作。”因为一直是搭档、合伙人,所以非常熟悉彼此,默契也在这十年间培养出来了。

从网剧到电影,两位导演都认为,他们要讲一个新的故事。没有选择延续网剧的结尾继续讲故事,反而利用了影片中有关平行时空的设定,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暗恋”故事。章攀导演是这么解释的——“当时剧结束了,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是因为那个结尾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想象空间,虽然可能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如果电影版延续剧集的故事去讲,就把曾经的留白给打破掉了。”

在观众原本熟悉的人物关系建构中,讲述一个新的故事就像是“旧瓶装新酒”,如何“装”出新意其实是一种挑战。“我们找到的切入点是暗恋这种情感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在别的感情关系中,让对方

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名字并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在暗恋中其实是头等大事。暗恋的时候根本就不敢跟对方讲话,让对方知道你的名字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步,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所以整个故事都是围绕这个名字展开。”他们将镜头对准了“彼此的名字”。

等雨来,尽力营造氛围

什么是暗恋的氛围感?可能是两人眼神不小心的碰撞,可能是在独处时以谎言讲出喜欢你这件事,可能是愿意守护每一个时空的你……在《一闪一闪亮星星》中,导演们也希望能够营造不一样的氛围感,让观众们被张万森和林北星之间的感情触动。

为了营造氛围,天气成了他们拍摄时最头疼的问题。制片人王辰“吐槽”,“我们导演老要拍下雨,但我们在厦门取景,天天晴天可就成最头疼的事情。”其实很多剧组都很害怕下雨,但是这部影片需要雨天居多的环境,需要

不同的雨塑造着两人不同情感氛围。“尽管可以人工降雨,但是电影的画面还是需要注意很多细节,不能是又下雨又是晴天。”在50多天紧张的拍摄周期中,导演也是有妥协的,王辰介绍:“比如说张万森跑到售票中心的那场戏,原本剧本写的是傍晚,但厦门的天气确实不允许我们一直等,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要等多久,而且我们还赶上了两天台风没能开工,所以最后还是把那场戏改到了夜晚。”

除了雨之外,荧光海也是让人津津乐道的氛围场面。在剧中,张万森和林北星曾一起在蓝色荧光海边畅谈,彼时张万森将对林北星的爱意掩藏于心。而在电影中,换成了林北星借“假话游戏”向张万森告白。“我们是在真实的夜晚海滩上进行拍摄的,最终观众看到的效果是用特效辅助去完成的。”荧光海在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两位导演期望用电影的方式为观众们打造荧光海的奇观景象,“让张万森、林北星复杂的情感在奇观里面包裹着,它会有一种特别的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纯粹的感情故事

在谈起为何想到要做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时,王辰脸上很是喜悦和满足的表情。她说:“有点机缘巧合加许愿成真的感觉。”

最开始做网剧时,团队都很新,在有幸把网剧以分账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时,没想到有了意外收获,王辰觉得是“剧集播出后正好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寒假,让很多观众喜欢上了张万森和林北星这两个角色和他们的故事”。但是他们最开始做网剧时,并没有想过要做电影,剧集结尾的处理也是导演希望留下一个观众可以想象的开放式结局。

在采访的尾声,他们都表示,没有想过做系列大IP,“这个故事的创作初衷很纯粹,我们三个人(陈小明、章攀、王辰)还有整个创作团队,都被这个故事打动了,也希望把这份感动能让大家看到。”尽管从宣传期以来到预售,影片已经给了他们很多惊喜了,还是会更期待影片上映后观众的感受。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第51期影视大讲堂 谢飞分享融媒体时代的影视教育理念

本报讯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第51期影视大讲堂。本次大讲堂的主题为“融媒体时代的影视教育”,邀请著名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谢飞,就融媒体时代的电影创作与影视教育发展的议题进行分享。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卫防,研究院孙萌、许婧及影视系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大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担任学术主持。

大讲堂上,谢飞从影视教育的发展趋势、“我的电影学习之路”、电影导演需要具备的素质以及影视市场的未来等四个方面展开分享。

1960年,谢飞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开始电影专业学习。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曾担任过负责教学的副院长。谢飞在分享中笑言:“我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活标本’,在电影学院上学、工作直至退休,这辈子只待过一个单位。”

谢飞对电影学院建校以来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结合目前电影市场的潮流和趋势给出了建议,他认为,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影视教育更应

该符合新兴媒介的发展趋势。

“当下的影视教育所培养的学生不仅是为了拍摄传统的影院电影,还有大量学生在拍摄电视剧、网络系列剧。现在电影学院应该有一个观念,即教授学生在融媒体中的视听制作手段,从文字、画报到电影、电视、网络乃至未来出现的新兴技术,都是电影学院的视听制作教学中应该去思考的内容,这类教育需要更多出现在当下的艺术院校的教学培养中。”谢飞说。

谢飞从小就是个影迷,通过大量观影培养了对电影的极大热情。从初中开始喜欢电影和话剧,到了高中开始写看片笔记,直至大学。每看完一部影片后,必写看片笔记,还要配上剪贴的画片,大概记录了近五百部电影,有四五本厚厚的笔记本。

1974年,谢飞在《杜鹃山》剧组做场记,记录导演等主创们的讨论,以及导演谢铁骕分好的所有镜头景别。1975年,在《海霞》剧组做副导演……。经过逐步积累,1978年,谢飞担任导演,与郑洞天联合执导了《火娃》,之后又拍了《向导》。1983年,谢飞拍摄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我们的田野》。

在回顾中,谢飞感叹道,“第

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电影辉煌是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我们这代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电影辉煌时期。而我自己也是由于少年时期热爱看电影,以及在老师的指导下拍电影成才的。”

在谈及导演教学时,谢飞表示,电影导演需要具备三种能力:视觉形象的感悟力、艺术作品的构思力、创作实践的执行力。

“这些能力有一部分是天生具备的,有一部分是通过后天培养塑造的。高中毕业的学生,还不具备很多能力,艺术创作的潜能尚待开发。本科院校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什么都学、什么都做、什么都尝试。所以现在本科专业的细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欠妥当。最好的方式是给低年级的学生开设通识课、选修课,到高年级再有针对性地选择方向。”

谢飞认为,这三个能力的认识和开掘是要在通识教育中实现的,“给学生一些主动性,在本科阶段打好人文基础,广泛地培养实践技能,对学生有很多益处。”

在数字技术时代,伴随着全球化、数字网络化发展,个人电影、微电影等新的电影形态的发展,出现了“超越大银幕”

的发展趋势。

谢飞表示,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中小学阶段就应设立视听写作课程,进行视听语言训练,普及新兴传媒手段的运用,“如老一辈编撰识字课本一样,我也想写一本视听教材,第一章第一课就叫作‘拍一张合格的照片’,讲两至三周时间,让学生拍几轮照片,让他们懂得构图、景别、角度、光线、色彩。第二章是‘拍一组合格的照片’,要求是通过这组照片讲清楚一个人、一件事。后面还要拍摄活动镜头……”这样一步步从中小学教育开始,让孩子们懂得视听写作的基本规律,写成“合法法”“合章法”的视听作品。”

“到了大学本科阶段,需要注重融媒体制作、视听制作的专业人才培养。到了硕士研究生、成人进修阶段,则要培养高级专业人才。”谢飞说,“一些民办学校现在培养影视人才的积极性非常高,我就主张让他们综合培养。比如,即使是考入表演系的同学,也应该给机会让他们学些视听制作的知识与基本功,要求孩子们试着学习制作,也许他们毕业后做了演员,还能进入影视行业,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姬政鹏)